

泉州文庫

泉州文庫整理出版委員會編

閩山集三種

(清)丁煌著 精良圖點校

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(清)丁煥著
粘良圖點校

問山集三種

泉州文庫整理出版委員會

商務印書館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問山集三種 / (清) 丁煒著；粘良圖點校. —北京：
商務印書館，2017
(泉州文庫)
ISBN 978 - 7 - 100 - 15308 - 9

I. ①問… II. ①丁… ②粘… III. ①古典詩歌—詩
集—中國—清代 ②古典散文—散文集—中國—清代 IV.
①I214. 9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7)第 223001 號

權利保留，侵權必究。

責任編輯 閻海文

特約審讀 錢玉林

問山集三種

(清) 丁 煒 著

商務印書館出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100710)

商務印書館發

山東鴻君傑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印刷

ISBN 9 78 - 7 - 1 0 0 - 1 5 3 0 8 - 9



2017年12月第1版

開本 705×960 1/16

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張 24.5 插頁 2

定價：128.00 元

前　　言

泉州建制一千三百多年，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和古代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。“比屋弦誦，人文為閩最”，素稱海濱鄒魯、文獻之邦。代有經邦緯國、出類拔萃之才，歐陽詹、曾公亮、蘇頌、蔡清、王慎中、俞大猷、李贊、鄭成功、李光地等一大批傑出人物留下了大量具有歷史、文學藝術、哲學、軍事、經濟價值的文化遺產。據不完全統計，見載於史籍的著作家有一千四百二十六人，著作多達三千七百三十九種，其中唐五代二十九人三十二種，宋代二百人三百九十一種，元代二十一人四十種，明代五百三十六人一千五百八十五種，清代六百四十人一千六百九十一種；收入《四庫全書》一百一十五家一百六十四種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五十六家七十四種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十四家十七種。二〇〇八年國務院頒布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，屬泉人著述、出版者十三種。

遺憾的是，雖然泉州典籍贍富，每一時代都有一批重要著作相繼問世，但歷經歲月淘汰、劫難摧殘，加上庋藏環境不良，遺存至今十無二三，多成珍籍孤本。這些文化遺產，是歷史的見證，是泉州人民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化財富，亟待搶救保護，古為今用。

對泉州地方文獻的搜集與整理，最早有南宋嘉定年間的《清源文集》十卷，明萬曆二十五年《清源文獻》十八卷繼出，入清則有《清源文獻纂續合編》三十六卷問世。這些文獻彙編，或已佚失，或存本極少。二十世紀四十年代，泉州成立“晉江文獻整理委員會”，準備整理出版歷代泉人著作，因經費短缺未果。八十年代，地方文史界發起研究“泉州學”，再次計劃編輯地方文獻叢書，可惜後來也因為各種條件的限制，其事遂寢。但是這兩次努力，為地方文獻叢書的整理出版做了準備，留下了珍貴的文獻資料和書目彙編。

二〇〇五年三月，中共泉州市委、泉州市政府決定將地方文獻叢書出版工

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一項文化工程。翌年，正式成立“泉州地方典籍《泉州文庫》整理出版委員會”，着手對分散庋藏於全國各大圖書館及民間的古籍進行調查搜集，整理出《泉州文庫備考書目》二百六十七家六百一十四種，以後又陸續檢索出遺漏書目近百家一百八十餘種。經過省內外專家學者多次論證，最後篩選出一百五十部二百五十餘種著作，組成一套有一定規模、自成體系、比較完整，可以概括泉人著作風貌、反映泉州千餘年文化發展脈絡的地方文獻叢書，取名《泉州文庫》，二〇一一年起陸續出版發行。

整理出版《泉州文庫》的宗旨是：遵循國家的文化方針政策，保護和利用珍貴文獻典籍，以期繼承發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，增進民族團結，維護國家統一，提高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，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，增強文化軟實力，為泉州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。

《泉州文庫》始唐迄清，原著點校，收錄標準着眼於學術性、科學性、文學性、地域性、原創性、權威性，具有全國重要影響和著名歷史人物的代表作優先。所錄著作涵蓋泉州各縣（市、區），包括金門縣及歷史上泉州府屬同安縣，曾在泉州任職、寄寓、活動過的非泉籍人氏的作品，則取其內容與泉州密切相關的專門著作。文庫採用繁體字橫排印刷，內容涉及政治、經濟、歷史、地理、哲學、宗教、軍事、語言文字、文化教育、文學藝術、科學技術等領域，其中不乏孤稀珍罕舊槧秘笈，堪稱溫陵文獻之輶志。

值此《泉州文庫》出版之際，謹向各支持單位、個人和參加點校的專家學者表示誠摯的感謝！由於涉及的學科和內容至為廣泛，工作底本每有蛀蝕脫漏，加之書成衆手，雖經反復校勘，但限於水平，不足或錯誤之處還是難免，敬請讀者批評指教。

泉州地方典籍《泉州文庫》整理出版委員會

二〇一一年三月

整理凡例

一、《泉州文庫》(以下簡稱“文庫”)收錄對象為有關泉州的專門著作和泉州籍人士(包括長期寓居泉州的著名人物)著作,地域範圍為泉州一府七縣,即晉江(包括現在的晉江市、石獅市、鯉城區、豐澤區、洛江區)、南安、惠安(包括泉港區)、同安(包括金門縣)、安溪、永春、德化。成書下限為一九四九年九月以前(個別選題酌情下延)。選題內容以文學藝術、歷史、地理、哲學、政治、軍事、科技、語言教育等文化典籍為主,以發掘珍本、孤本為重點,有全國性影響、學術價值高、富有原創性著作優先,兼及零散資料匯總。

二、每種著作盡量收集不同版本進行比較,選擇其中年代較早、內容完整、校刻最精的版本為工作底本,並與有關史籍、筆記、文集、叢書參校,文字擇善而從。

三、尊重原著,作者原有注釋與說明文字概予保留。後來增加者,則視其價值取捨。

四、凡底本訛誤衍漏,增字以[]表示,正字以()表示,難辨或無法補正的缺脫文字以□表示,明顯錯字徑直改正,均不作校記。

五、凡底本與其他版本文字差異,各有所長,取捨兩難,或原文脫訛嚴重致點讀困難,或史實明顯錯誤者,正文仍從底本,而於篇末校勘記中說明。

六、凡人名、地名、官名脫誤者,均予改正,訛誤而又查不到出處之人名、地名、官名及少數民族部落名同異譯者,依原文不予改動。

七、少數民族名稱凡帶有侮辱性的字樣,除舊史中習見的泛稱以外,均加引號以示區別,並於校記中說明。

八、標點符號執行一九九六年實施的國家《標點符號用法》。文庫點校循新版二十四史及《清史稿》例,一般不使用破折號和省略號。

九、原文不分段者，按文意自然分段。

十、凡異體字、俗體字、通假字，如非人名、地名，改動又無關文旨者，一般改為通用字；異體字已經約定俗成、容易辨認者不改。個別著作為保持原本文字語言風貌，其通假字則不校改。

十一、避諱字、缺筆字盡量改正。早期因避諱所產生的詞彙成為習慣者不改正。

十二、古籍行文中涉及國家、朝廷、皇帝、上司、宗族等所用抬頭格式均予取消。

十三、文庫一般一冊收錄一種著作，篇幅小的著作由兩種或若干種組成一冊，篇幅大的著作則分成兩冊或若干冊。

十四、文庫採用橫排、繁體字印刷出版。每冊前置前言、凡例。每種著作仿《四庫全書》提要之例，由編者撰寫《校點後記》，簡略介紹作者生平、著作內容及評價、版本情況，說明其他需要說明的問題。

泉州地方典籍《泉州文庫》整理出版委員會辦公室

二〇〇七年二月五日

目 錄

問山文集	1
問山詩集	113
紫雲詞	291
校點後記	380

問山文集序

新成毛廣可序

愚於丁酉正月生於新家，問山文已三日就，片紙未得。及至乙未歲仲秋之日，已有書稿以來，其言亦復不諱者，極有辭句之乳氣，猶有半實驗，故文亦復不無。惟有此過學卓耳，猶以少涉而行矣。向文過乎頻矣，夫文之妙者有在門戶相角之餘，苟以人承其意而不知其理也。余謂先生之問山文，亦固好之，亦固知其妙，且固山之子也，故其文之妙，亦固在水之形質。蓋一水之形質，非清濁，不有活潑本，皆无才氣更乏，不能盡顯其光輝照，則好之既之不勝者矣。乃此毛君問于予，是其一念之子，深得子雲，余以詩也與其事，而致之與上所言如合符節之矣。其間如文，則又文過學行，存之每以氣吞東方。或取捨得失尤妙，其文既已以氣高，而取捨安處尤重，以此為感召神，故其工平有可處；其大脉承之立，斯小姑謫本大龜者矣。一念因之，由是之以文章之妙，才力修造十
年，得一之研究，已合水之天性，生之自然，理無懈處。但固其外表爲之，恐更名山大澤、歷瞻星河，而真放於不齊齊之境，予者過於之制，特不以一子文舉之。此誠之妙用於不門員戶，譬如遇發解脫，物無所有，子產無故，惟人之有真鑒，而第以無以究休嘲嘿以忘天下而忘出士。余少年好慕學先秦，今少安靜處人多識人，久成其妙，始復以通作，卓然有存乎吾心，以求得於問山文也。余自居石祖之後，子微明斯理之之處，而余亦因爲不識手之要，而惟以趣既好之，不亦存乎人上知也。余水漫工於其有之處，而內無足，轉也，或獨者多已乎法焉而忘之，之行不復焉，故吾之以問山文者，則是之子也。

問山文集

問山文集序

新定毛際可撰

溫陵丁雁水先生以所著《問山文集》見示，并屬爲序。余爲之卒業而嘆曰：自有書籍以來，其流布而不墜者，賴有兩間之元氣，搏刮於其間，故文惟真斯傳。使有所沿襲補苴，而欲以傳世而行後，則文幾乎熄矣。夫世之論文者，門戶相角立，曰秦、漢，曰大家，其說枘鑿不能入。余謂先秦如《國策》諸書，奇肆變謠，爲眉山父子所權輿；而漢之史遷，其疏宕逍遙、淋漓生動之致，歐陽氏得其神髓，間雜一二傳記于《游俠》、《貨殖》中，亦未能遽辨也。善乎雁水之言，曰：唐、宋諸家，非不有所源本，特其才氣發洩，不能盡如前此渾融，則因乎時之不可強耳。乃北地諸君子爲秦、漢之學，割裂生鑿，僅以佶屈爲能事，而後之以大家自居者，相與誹笑之。及讀其文，則又柔色蔓聲，按之枵然無所有。譬若模仿近代柴、汝諸窑自以爲真，而驕語夫假斑駁以爲商彝周鼎者，其相去寧有間哉？若夫雁水之文，固卓然源本大家者也。然以理爲主，而運之以氣，馭之以才，并舉其數十年問學之所積醞釀充斥於中。且筮仕燕、豫，回翔郎署，按節贛南鬱孤之間，所歷名山大澤，廢壘荒祠，與其故鄉珍禽奇樹之觀，丹青雕刻之異，皆一一于文發之。故讀之如建章宮千門萬戶，又如張樂洞庭，弦匏羽籥，中流變滅，使人心目震駭，固非區區以起伏唱嘆爲大家者比也。余少年好流連光景，于公安諸篇不無闡入。及長，始悔其所作，卓然欲有所樹立，其操術頗與雁水同。然良楷工拙之殊，不能望斯集之項背，則所謂同爲不龜手之藥，而僅以縵繞終老，是亦存乎其人而已。雁水更工於有韵之章。海內鈍翁、錫鬯、藥園諸公已序述而揚扢之，余故不復論，特書其文集之簡端而歸之，且以爲別。

問山文集序

寧都魏 禮撰

古者官爲專官，學有專家，故虞廷禮、樂、刑、工，雖以聖賢之材，終身守一官。惟堯之試舜，舜之用禹，則嘗通其事矣。兩漢之儒各守其師說，俾就其業，或傳諸子孫，皆能不擾，以底於成化成學，爲功也易操。後世則甚難。官禮樂者忽而兵刑矣，又忽而錢穀矣，河渠、漕輶、鹽馬之屬，又忽而遷理矣。官日新則事日創，一身之才，烏能兼明衆職乎？至于學則漶漫而無統，百家角起，是其是，非其非，莫所適從。惟知擇守而執要，故能者得之，不能者不得也。然則如之何？曰：歸於二實而已。二實者何？實心爲政，實學爲文是也。能實則所以諮詢旁求，根心而發外者，皆有本源以爲用。故曰：食其口而百節肥，沃其根而枝葉茂。然世或迂之而未信。吾讀雁水先生《問山》文，見其政事焉。公之兵巡吾贛南也，亂初定，兵治盜弭，民安于業。斯時過師贛南者，歲月驛騷，或數萬，或百千相續。凡舟車粟芻之供，次舍之頓止，公身親經度，單露于郊原，咸得其理，使毋譁奪，贛南民至今思之。及其司臬于楚，則以慈祥愷悌爲體，經術爲用，明允之聲流溢四遠，而士類則被服其文教，日以興起。推其往之歷戶兵，督通惠河者，亦不異是。噫！何公之能兼明衆職如此耶？而吾二實之說，庶有徵矣。公爲文宗唐、宋大家，而能自出機軸，通其義，益之以博學深思，故足自表著。且夫善一官者，非一官之事可能也，必會於庶事。猶通一經者，非一經之求，必融液于百家而後全。譬如人具五官百骸，成其體幹也。公之文，旁求諮詢，自公卿至窮岩士，莫不實心以訪，精敏以出之。其爲文爲政，皆得相因而相濟。宜乎聲施流沛，上達其君相也。於戲！世之尊遂者自居於有餘，故恒致不足；公自居不足，故恒致于有餘。然則實而能虛下者，爲聖賢問學之道，蓋亦經濟、文章、名位之收益無窮者乎？

問山文集序

太倉黃與堅撰

余嘗慨夫人抱材于世，不可以概量，亦不可以强致也。意如是斷然以爲能，而或天下事雜進于前，力有不逮，遂少絀焉未可知也，而所爲文也亦然。夫文之有法也，以與天下相模範，進之于道也。顧所謂法者，在乎人有以取之，豈能使人之必規于法也哉！其或有拙工，日引繩削墨，矻矻以從事，而所成就，匠者弗之顧。大匠之運斤，率然不經意，而或輪扁之巧無以過，則能不能之別也。閩中自歐陽行周以後，文采日益熾，聞于世者不能更僕數。而余素所善稔悉其能者，丁雁水、林澹亭爲之最。今澹亭已矣，斯道也舍雁水誰屬乎？湖以北地廣袤，俗狡黠好訟，治不易。先生臬于茲，振飭綱紀以風厲一切，不半裸而政安人和，江漢之間翕然稱治。蓋臬固法所在，而先生所以處此者，不徒以法耳。古之爲治者，右文而左武，先德而後刑。類以其凜然難犯者，陽爲之驅率，而拊循之道即寓其間，未嘗以蜂舉鷙擊爲能事。今當聖世，凡爲大臣者將奉行德意，以其道上躋于唐虞，而成康之刑措爲不足數。故雁水之治楚也，型仁而講義，皆以道爲師。既以道爲師，而莅政之餘一無事事，簾閣蕭然，凝塵蔽几，因得優游于所爲文，而先生所爲治亦可思矣。夫今以《問山文集》觀之，其比事屬詞不携不迫，始終秩然，中于矩矱，皆法也。其標舉興會，無所不具，或洑流而隱秀，或揚波而吐奇，皆有以極才情之所至，此放于法而不爲法所役也。由是觀之，而知雁水所爲文，一如其爲政。果能以其爲政者發之以爲文，而豈世之經營于其末、刻苦要眇、自恃爲能者可與並論哉！余固陋，無以其言爲雁水重，而辱固委不辭而書之，亦以先生所建豎將來且逾大，其必如我言。而余亦將持之以爲徵，自附于知言之列也。

問山文集序

關中周 煉撰

觀察溫陵丁雁水先生莅楚臬之次年，余亦以南康守量移蜀衡道。經江漢，拜先生於堂下。先生聞余至，歡迎道故。蓋余官南康時，先生以贛南僉憲攝藩篆，受知最深。又余官禮曹時，先生則握籌持算，以佐司農，得瞻望丰采。迄今幾二十年矣。翼日飛旆出郭，顧余於舟次，以所刻《問山集》示余，曰：“余之詩，汪子鈍庵、魏子叔子輩序之詳矣。文集之辭，留以待吾子。”余不敏，重先生命，再拜受而卒業。時春飙初拂，涼月在江，剪燭莊誦，高文典冊，華實並茂，則明堂清廟之音也。或上下古今，發胸中之所欲言，絕不規規於前人蹊徑。又非工爲摹仿者所可望其項背。及讀與施愚山侍讀論文成一書，其期許之大，議論之正，至教在上者本道德仁義以淑人心，不禁作而嘆曰：“先生蓋聖賢自命，不僅以文章名世者也！”夫本理道以爲言，如日月經天，江河行地，此理一日不可息，此文亦一日不可廢。孔孟之書，自戰國至今，雖雜以縱橫之說，佛老之論，以及騷賦詩歌之靡麗，歷千有餘載，而有宋周、朱諸儒出而一爲闡揚，即昭然復明於世。此固人力爲之哉，亦千秋吾道有終不可泯滅者存也。獨怪今之爲文者，舍本徇末，句敲字練，工左史，仿大家，輒諂諂然自矜於世。是何異踞丘垤以爲高，臨躋涔以爲深？又烏足以知泰岱之峻嶒，滄溟之浩瀚者乎！余早歲亦爲帖括詞章所羈繩，迨閱歷既久，冥索有年，而後有悟於安身立命之業在此不在彼。甚矣！爲學之難也。先生弱冠登朝，揚歷中外，凡所論著如大禹之陳謨、姬公之作頌，文章之內具見性天，是本乎聖賢之道以爲言者也。雖傳之千百世，寧能廢乎！余行將奉此楷模蜀土。謬以一言弁其首，且以報先生命焉。是爲序。

問山文集序

龍眠錢澄之撰

昌黎韓子之論文也以氣。曰：“氣，水也。言，浮物也。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”，“氣盛則言之短長與音之高下皆宜”。夫氣者，才爲之而非才也，所以行吾之才者是也。才有短長，音有高下，必一以氣充之，則自然節奏無不合宜，是以貴乎養也。而養之之術，韓子謂行之乎仁義之途，游之乎《詩》、《書》之源。其說甚高，要不過讀書窮理而已。夫讀書窮理，非以爲文也，而文至焉。于六經之奧義，無有不探，史籍所載，無有不窺，于古今是非邪正之辨，時勢之推遷，物理之變易，人事之得失，一切無有不究，洞洞矚矚無所凝滯于其中。于是放之爲文，直述已見，發前人之未發，而不以爲僭；言前人之已言，而不以爲襲。復有何囁嚅瞻顧，以沮吾一往之氣哉！若今之能文者，其讀書徒以爲詞而已，以副墨雒誦爲勤學，以掇拾餽釘爲博雅。而亦有規模大家，取法先輩，一步一趨，尺寸不遺。其爲論也，依經傍傳，不能自出一語。此猶被木偶以衣冠，而周旋揖讓，謂之象人可也，而實非人。何則？無其氣也。理者，氣之源也。有真理而後有真氣，而因之以有真詞。舍理以爲氣，虛氣也；舍理以爲詞，浮詞也。由是論之，今日能讀書者幾人哉？則今日能文者又幾人哉？晉江丁雁水先生，蓋今之讀書人也。出入仕宦，案牘之罅，未嘗一日廢書。又虛懷好士，凡車轍所至，必訪求賢人隱遁之不出者，而折節下之，進而坐論，以盡其所長，以叩己所不足，宜乎其理明而氣日盛也。今讀其文，浩如大河奔注之不可禦也；肅如禮樂之雍頌，鏘鸞璆玉之有節也；韵如幽花怪石，種種得所位置也；燦如入瓊玉之圃，耳目眩易，使人應接不暇也。而要皆暢其意中之所欲言，意之所至而文生焉，皆氣爲之也。韓子謂言之長短、聲之高下皆宜者，公其有焉。公之詩既已冠絕流輩，而復肆力于文，好學深思，將以求夫韓子之學，有不至而不止者。夫韓子之文至矣，而近世尊尚其詩，則謂詩文爲不能兼善者，皆妄語耳。吾又于先生信之矣。

問山文集序

同里張汝瑚撰

序曰：世之治一先生之言者，往往局于所見而不能以旁通。非惟詩與文之不可兼，即文之或爲秦漢，或爲唐宋，亦判若蒼素之不相入。夫秦漢、唐宋二者之所爲皆難也，然而不免于相笑者，何耶？古之文人，若退之、子美、子固之流，其出乎人也遠矣，而猶才有能、有不能，若是乎兼之之難也。雁水先生生于名德世家，幼以能詩名。壯復厲志古學，以古文稱。雖其王父大司寇先生實風之，而亦其才有過人也。瑚嘗評論明代諸集不下千餘家，求其詩文悉敵者，蓋指不多屈也。其間詩勝于文者十常六七，文勝于詩者十只二三。他不具論，吾鄉王遵巖先生長于文，然遂以文爲詩，故詩不逮文。曹能始先生長于詩，然遂以詩爲文，故文不逮詩。無他，狃于用長之過也。且夫文之必以宋爲嫡派，猶詩之必以唐爲嫡派也。尊宋者之必黜秦漢，猶尊唐者之必黜宋元也。不知退之學《左傳》，子厚學《國語》，永叔學《史記》，蘇氏父子學《國策》，是先秦、兩漢、唐宋人且先我而學之矣。吾學唐宋人而忘唐宋人之所學，是知父而不知禰也，不可笑乎？然而排宋者必真秦漢而後可，非真秦漢而詆宋，先生且吐之矣。先生之詩純乎唐，其文以韓、歐爲經，班、馬爲緯，故時或雄渾麗則，時或淡宕俊逸，不可一轍測。至其蘊藉而含蓄者，又如唐一代詩人，其中無所不有也。甚矣！先生之文有似于詩也。彼耳食之士，僅學一先生之言，飽閑腴而自以爲果然者，能不駭而走乎！雖然，先生特工詩文已哉？先生爲楚臬，明允之聲大著，楚人頌慈母焉。在昔唐虞之世，司空、司徒、工虞、秩宗之屬，各有官名，獨皋以士名職，意刑官非文人不可。今讀其謨，日宣日嚴，由三德而躋六德，以至九德。皋陶，古好學人也。先生政事之暇，留意經史，翻閱至漏下不倦。且其資性在九德中，得寬柔願恭溫塞居多，而時濟以敬義強直，乃卒歸之于中和，故其爲詩文與其居官無

以異。古之君子根本道德，行于深微，而出之以誠，然皆不欲苟取一時之譽以自餒其氣，而天下之譽卒歸焉。先生集成，周子星公、錢子飲光、毛子會侯咸序焉。彼三子者，皆知言者也，豈欺天下之人哉！瑚從諸君後，無能贊一辭，但援引吾鄉前代名碩以相發明，復遠溯虞廷贊襄之盛，爲先生異日左券。嘗聞孫月峰先生之言曰：“《史記》可與杜詩同看，《漢書》可與李詩同看。”然則先生之文，與先生之詩同看可也。